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四十三回 雲太師掛印提兵 文翰林持權標本

詞曰：世事猶如春夢，人情薄似秋雲。不須計較苦勞心，萬事原來有命。

幸遇三杯酒熱，更逢一朵花新。片時歡笑且相親，明日陰晴未定。

話說那太師聽得新狀元等前來，忙整衣出接。夫人道：「老爺，請他到內廳待茶，待我細看，使知分曉。」太師會意，隨即出廳，見他四人一個個插花披紅、整冠束帶，站立階前。雲太師將手一拱道：「老夫多多得罪了。」四人齊聲道：「豈敢。請大人上坐，晚生等拜見。」雲太師道：「豈敢。」謙之再三，只行個師生禮。禮畢，趙璧全重新上前，拜了四拜，然後坐下。茶罷三巡，太師向山玉道：「狀元公尊庚幾何了？」山玉道：「癡長□九歲了。」太師道：「少年才子，可羨，可羨！尊府還是祖居於杭，還是新遷西湖的？」山玉未及回答，趙璧全以目視太師道：「狀元家世盡在小姪肚內，容當細稟。」太師聽了，亦發疑心。

正要動問時，忽見屏風後丫鬟傳話道：「老夫人要看新科貴人，請後堂待茶，閒人遠避。」太師道：「諸公請書房少坐，何如？」四人道：「願見伯母。」四人往後就去。誰知老夫人久已認出女兒、女婿，迎將出來道：「先請探花相見。」雲小姐是熟的，先走過來挽住太師，道：「同老伯進去。」又向章江、山玉道：「年兄們少待，小弟先得罪了。」說了，往後直走。見了夫人，止不住腮邊流淚，搶一步雙膝跪下哭道：「母親，苦死你了！」老夫人同太師一起抱住小姐道：「我兒，你為何女扮男裝，這般光景？」小姐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遂將以上事細細說了一遍，「孩兒幾次欲要回家看母，怕的爹爹未回，雲文哥哥知道，又要生出事來，故等到會試之後方來。外面狀元便是鍾郎，只怕他已定親了，母親細細問他便了。」太師和夫人道：「曉得。」小姐依先立起來，裝做不知，命請狀元相見。正是：未知別久心中事，且聽今朝口內言。

山玉聽得一聲「請見。」忙整衣往後就走。雲小姐往後一閃。只見山玉走進後堂，搶一步望太師、夫人雙膝跪下，除去烏紗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恩伯、恩伯母大人，小姪鍾山玉叩見。」太師故意問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山玉道：「御史鍾佩乃是家父，難道老恩伯忘卻了麼？」太師歎道：「原來乃是賢姪，可喜可喜！你且起來，老夫為你不知焦了多少心，你且將別後之事，細細說與老夫知道，怎生逃出命來的？聞得令堂、令妹被奸人誑妻抄家，俱已落水而死，只有一門族眷尚在刑部牢中，不知你卻怎生改籍杭州、發達至此？」山玉道：「大人在上，一言難盡！」正是：六年分別話，一夕已難言。

山玉遂將思念救父，如何奔到京中，「不曾會見恩伯，被雲文勾引吃酒，刁發設計陷害，問罪充軍，路上被刁虎差人殺劫，卻遇紅元豹搭救到杭州，西湖賣畫，得遇章江。母親、妹子，蒙陳玉送信，找到杭州，在雷峰觀書病，蒙章員外接到家中，兩下結——」說到此便住了口，跪下道：「求大人恕罪！」太師道：「但說無妨。」山玉道：「母親因念他之義，彼此結了親，閉門攻書，方得至此。但大人若念舊盟，仍許難姪之婚，則難姪必先娶小姐，再娶章氏；若大人不許，待難姪見父之後，定削髮為僧，終身不娶，斷不負二大人之心也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正是：說到傷心處，紛紛兩淚流。

太師、夫人聽了這一番言詞，一齊掉淚道：「賢姪說那裡話！這都是刁虎和雲文兩個畜生，害得七顛八倒。前日趙內姪回來曾言及，說你西湖水月庵賣畫，後來因抄家一案，又聞你母子三人投水而死，地方官有文書到來，是以奸人不曾追究。誰知皇天保佑你全家未損！章兄乃有義之人，不可輕慢，快請他進來，一同相見。老夫婦也不避他。老夫婦，算來都是一家骨肉，也不相瞞了。」山玉道：「只有探花不可，惟恐風聞，豈不又惹是非。」太師道：「那是舍姪。教他同汝岳母在內堂飲宴便了。」山玉道：「是。」隨即請章江、璧全到後堂見禮，內廂飲宴。正是：富貴榮華何足道，一家歡樂值千金。那雲太師同山玉、章江、璧全在後堂飲宴，自然各談衷曲，兩不相瞞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刁國舅雖然革職回莊，那標本之職尚未點人。那日又有張成告急的文書，他慌忙將本章入奏天子。天子看報緊急，隨即傳各部大臣入朝議論軍機。內監捧旨去了。刁國舅奏道：「新科鼎甲都是少年才子，雁翎又同雲定相好，萬歲欽命雲定率領新科進士，提一旅之師去招伏雁翎，即著他協同雁翎去討北關，將功折罪，豈不兩得！」皇上大喜道：「所奏極是。」

少刻，只見左賢王和九卿六部一齊都到，山呼已畢，天子將張成邊報與眾人看了，道：「朕欲點雲定率領新科進士，提一旅之師，去招伏雁翎，不知卿等意下何如？」左賢王道：「雲定雖好，只是個文官，倘雁翎不伏，交戰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刁發道：「臣保一將，可做先鋒。」天子道：「是誰？」刁發道：「此人姓張名實，乃刑部張賓的胞弟，現做甘州團練使，任滿來京候缺，可充此任。」那六部官兒都是與刁發相好的，都道：「可當此任。」正是：邊廷有將方平寇，朝內無人莫做官。

天子見眾人都道可任，隨即降旨到落賢莊，宣雲太師見駕。又宣新科鼎甲並張實一同見駕。不一時，雲太師和山玉、章江並張實等入了偏殿。山呼已畢，天子道：「今有雁翎攻打三關，甚是危急，今命老卿領兵前去征伏雁翎，即以得勝之師去平伏北寇，有功回來，自當重賞。一切文武，隨卿調用。」太師道：「有一件要事依得，微臣情願前往。」天子道：「卿且奏來。」太師道：「巨此去離京萬里，所有緊要報急軍情，不過是一紙文書上達天廷，倘誤絲毫，便誤大事。臣保文正標本，臣方敢去。」天子會意道：「准卿所奏。」正是：君明政治依賢奏，臣善經營發睿思。

天子又道：「要多少人馬？」太師道：「路途遙遠，兵多糧費，只要五千人馬便已足了。」天子大喜，封雲太師為平西大司馬，封張實征西先鋒，封新科前五名鼎甲為隨征參謀、軍前都御史，升文翰林為標本御史。賜宴偏殿，擇日起程。正是：君臣歌雁藻，龍虎會風雲。

話說雲太師宴罷，謝恩出朝，率眾回莊。次日，掛了帥印，點了五千披甲，下了教場，操演人馬，發了寶纛。將人馬命山玉、章江、張實扎住城外，下了營盤，自己同雲素、璧全回到莊上，料理家務。才進莊門，只見文翰林打道來了。正是：朋友關心重，將行敘別情。

那雲太師聽得文翰林到了，忙忙整衣出來迎接道：「老夫失迎了。」文正道：「豈敢。」二人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

茶罷三巡，文正道：「弟前在瓊林宴上，見新科狀元好似鍾生模樣，弟因匆匆，未敢明言，想大師必知其故。」太師哈哈笑道：「先生還不知道麼？恭喜令徒中了兩個鼎甲！」文正道：「又來取笑了！小弟並無他徒，焉有兩個鼎甲？」太師道：「你不信，叫來你認認。」遂叫雲素出來拜師。雲小姐即忙整冠而出，見文正，口稱恩師，即使下拜。慌得文正連忙扶起道：「探花公，請不要拜錯了人！」小姐道：「難道先生認不得奴了？」隨即起身，除了衣冠，露出女妝道：「先生認認。」文正一認得是素暉，大驚，向太師道：「久聞令愛失卻，今日因何如此？」正是：雙登皇甲人皆羨，兩中頭名世所稀。

當下文正道：「素暉奉旨從軍，多有不便，不如同我女兒一處，躲避些時候，待回軍之日，再作道理。」太師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足感盛意。」二人敘了一回，文正去了。太師那時即將素暉暗送文府。後堂與夫人別過，走馬入城來，別過聖駕，擇定次日開兵，不表。

再言刁國舅這個標本美缺，被雲太師白白奪去與文正做了，好不煩惱，心生一計，忙到先鋒張實那裡商議道：「雲老賊因是我對頭，倘他此去得功，越發蓋住你我了。將軍只許言雁家全家已斬，激他來和雲定交戰，先送老兒的命，那時成功，兵權都是將軍的，豈不為妙！」張實大喜道：「謹依尊命。」正是：莫道直中直，須知仁不仁。

不言刁發訂計。再言刁虎和雲文說道：「若雁翎回來報仇，你我俱是一死，如何是好？」雲文道：「除非先除了他們才妙。」包成在旁向刁虎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只得如此如此便了。」正是：任你明槍易躲，須知暗箭難防。

未知包成說出何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